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四

外藁

新書

何謂新書之害本朝以律為經而勅令格式隨時備立自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為書近者乾道淳熙已再成書矣以後衝前以新改舊凡朝廷上下之所恃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為治久矣臣豈敢遽議新書之為害如晉叔向之所



以告鄭子產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
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
出於此書之外者一害也書既備矣而事復弊
法既具矣而令不行則宜有說焉今止謂之各
已有見行條法止於檢坐申嚴而已明知法不
足恃而欲強委之二害也人才因此浸以頹惰
擠撻利害汎然推廣及其終也不過亦曰臣愚
欲望申嚴已行之法而已以法為弊猶可言也
以人為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朝省之有批
狀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相
習公為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為
治今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
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
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亂法不亂為常語此所以
難於任人而易於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
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
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人而任法則必任
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不足以知法

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書而果已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文不備其實備其似不備其真也夫使見行條法誠已皆具而天下何為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則非無其法之罪而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坐申嚴以諄復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廢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行者必非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憤耗智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章奏則亦謹然願助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材之所以日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爛道窮暫相縻繫而無經久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而強虜之所以憑陵也臣故欲陛下姑未能任人而廢法以行唐虞三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

行法使法不為虛文而人亦因以見其實用功
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听簡易而信果敢而
仁若漢以來者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為
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
膚蹇淺者亦不復備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
其簿書期會一切惟胥吏之聽而吏人根窟
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

字散逸舊法徃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
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
他曹外路從而傲視又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為
公人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
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
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
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謂
伊尹傳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為不
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

秦

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為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弊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為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為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刑戮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為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大夫使之有材而無至於今世之

偷情一利也更迭為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負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闕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綱紀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託干請有所不行與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為疑玩則下亦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朝廷之設官也必先知其所以設是官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郡衆而監司寡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監司亦足以寄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者亦如是而已未暇及於方伯相維之義也且其如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制之此則今世所以

置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
反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緊恐其擅權而自
用或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
所從之吏卒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然
則朝廷防監司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
哉且不責其大而姑禁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
官之意用人之說而緣微文以立法一失也故
監司之弛惰人反以為寬大上亦以為知體監
司之舉職人反以為侵權上亦以為生事此其

鹽
監者作

大繆戾者也夫監司者以法治以義舉者也今
轉運司則以剗刷州郡之財賦候伺其餘羨袞
雜其逋欠為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
監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農田則置而不
顧提刑司則以催趣經摠制錢印給僧道免丁
由子為職而刑獄冤濫詞訴繇滯則或莫之省
焉是監司之不法不義反甚於州郡故今之為
州郡者相與聚而唾咲監司之所為豈監司本
然哉是謂不以法治不以義舉之權付之而

捐

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二失也且不
以法不以義則所為付之事功者故宜得其寔
焉今也轉運司徒報應上供之數於戶部而轉
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摠一路之財計
者將何所用也茶鹽則以受其剝利於權務都
場而提舉司者受其捐留掌其住賣督其煎煮
為之索逋理債而已經摠制錢州郡各以趨辦
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知通收索季帳稽考綱
解以報戶部而已是三司者以此為職徒養資
考多人徒憑意氣作聲勢以便其私可也國紀
民命何賴于此是謂既無法無義而事功又不
得實三失也至於還轉運司之權以清戶部之
務罷提舉司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
甚急者昔人謂止擇十道使猶患不得人則監
司者蓋甚重矣豈以為例差循致之用哉

紀綱一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
人之為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

如文

夏

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恃煩文細故以維持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榮則本朝之事是也雖然法度之失未至于妃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已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之告觀以巡狩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為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

一四九

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胡亦始合為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緣邊之兵攘却其要地面匈奴遯迹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後世皆曰秦之綱紀為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為失而不以弱失以大為失而不以小失夫強大之勢易為也秦時不知為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二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

財

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為兵其
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
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
於後世者豈非其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
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尚能係服單
于而臣妾之夫豈盛縮凡儒之論所可疵病其
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科禁嚴密民
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立彼此
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

四

窘匱衰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
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
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
征鎮固守以忠義相獎激虛名遺號猶為統一
海內之具至王導為東晉重上沔之柄壯揚州
之勢石勒符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
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齊周隋南則宋齊梁陳
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
而不以人為不當授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

以地為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衛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為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則節度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用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于中年邊將權事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為藩鎮淆亂混并不分緩急不卞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懲創之說而

紀綱不可復振矣

紀綱二

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後也藩鎮復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鎮以為名見者不察而以為其患專在於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為不削節度則其祚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

久者以輕其權監當治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師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太宗時又漸收之雖邊庭亦知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一日能使強藩悍將退听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為制馭宇內之善謀遵用

而不易哉雖然為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籬垣墉所以為固也堂奧寢處所以為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為也唐失其道化內地為藩鎮內外皆堅而人至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內外皆柔雖能自安而有不可安者故自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西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輕而法制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

末真宗幸大名傳潛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禽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欲久與虜校犯闕之危不俟靖康而後見矣夫俟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四方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其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日不可動爵祿恩意拳養群臣狃於區々文墨之中於是僥倖之習勝而志氣日消削節義日隳敗矣論者亦或非之其追言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馮

具

維業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任責成邊警無虞而太祖能以其力內平僭偽蓋雄畧如此而竊嘆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為國之本然曩以懲創五季太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誦功德撰次符瑞為職業上下之意以為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日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與

人材皆壞人之知慮不能自出于繩約之內歷代載籍非不粲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証今者但於煩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後已此豈不為大可嘆哉

紀綱三

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為國元甚于本朝者真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為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毅然忿其小

醜欲剪滅之立論必于不赦既而屢出屢敗潼關以西人無固志而契丹遂聚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為解之然後乃已于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為弱證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為兩府議論前卻施行舛誤小人交閉其間三人遂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為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以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于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

下之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于是財用耗乏人材頹弛天下翫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高王安石相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為患在于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為在于兵之不強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歛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洵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也以神宗之勵志有為終於舉措衝決變法則為傷民開邊則為生事力圖靈武達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為強勢而欲因弱勢以為強勢也夫改之與因由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錮更紹聖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而為強勢者至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可守者又皆廢壞而其弱勢

之不可及者遂為膏肓不可療之危疾雖分四
摠管以固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募勤王天
下冰解雲散一城之地刳制於虜而號令不能
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為守猶且不
可况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
終始本末之際蓋可觀矣自用德威失榆關之
險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于契丹虜在長城之
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為天下者不
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

形

以盡天下之大刑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羣臣合
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揜
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哉此
天下之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
所以窮數百萬言而不能決也

紀綱四

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
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
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斂財騷動

天下議者群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為以為稍徙近南安常守舊命使祈請自足苟延歲月既有維揚之禍牽連奔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峽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為鎮撫使于時盜賊充斥偽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維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浚雖狂踈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

張浚韓世忠岳飛亦次第平殄羣寇江左所以粗定而虜肯和者亦任人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寄任不專張浚趙鼎泛然於事机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為國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于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其勲伐自比趙普以為經國之長筭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

故而失其大半迂劫之讎百世而不可復矣乃以撫定江左為大功何哉庚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遜語聞於殿陛朝野喧然搏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為者而葉義問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於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于漢中蓋四五十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昔人為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治不定則大仇讎者誰與謀之今百計哀取竭東西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次得為統帥而將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內廷報發承受名為机密而大臣不聞諸州禁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鈴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遏內江虛撤沿淮紀綱所在錯繆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遷月易孰為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為也

方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興廢古今出一塗
轍而已唯本朝之論則欲私為而私驗之是以
類弊委靡至于今日而莫曉其故此臣所謂必
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知天下之利也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四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五

外藁

終論一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孳縮而不能伸
宿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
乎陛下始初出令必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必先
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今州縣睽睽不能安息人
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為者盡坐此
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

月椿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蹙零勘合牙契之額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歛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懌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為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為六千萬緡盡斥內帑封椿以補助之夫此內帑封椿者以之罷減三者之苛歛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廢胥吏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衆而召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舉而為之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荆湖四川為四鎮以今四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之地以

植立之也於中各割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餘則名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領餽其軍糧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以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而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為之也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今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為常然若此者內以養

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勇士厲可用之於死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挛縮易於舉動果於貴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由於疏通明達之途矣分江淮州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閉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

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為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為難士非難也而民為難民非難也而兵為難兵之為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二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

何以治四駐劄之兵而寬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由郡守攝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衛鈎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而治之然後使四人者一聽其所為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屬士而養之將用之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為之立家是兵為民也古者民為兵今也兵為民

宜其消惰與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曰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真之來南也雜以奚契丹渤海漢兒前纔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自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更其敝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譴無動以惟吾之所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以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為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界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為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為亂柰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為有以禁切州郡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

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差輕土軍差少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藉其家一人為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為之所將校率州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為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為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允所以取州縣者皆

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允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歛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羣臣有暇而人才多矣不若今之廷也州縣寬則庶民有暇而良善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寡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為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弊某日此弊去

此效見弊不去效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必
行之以日月計其實效收矣

終論三

臣前所論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
自陛下嗣位以前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
者陛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為言幾成俗
矣言門外事既孟浪茫廣多虛寡要而門內事
皆不及知故臣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
其將帥不知主名控禦不知地形則指事而言

一

者妄矣臣請先論女真之始所以得者蓋每怪
士大夫過於奢虜而甘為伏弱者何也其奢之
也謂阿骨打黏罕兀朮三人者夷狄之雄傑皆
古所無有故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妄也阿骨
打豪其部中延禧煩擾既過不堪囚執起而自
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致亂未嘗交鋒輒以
敗比女真者用其兵食其糧取其遺戈委甲而
因收其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
骨打之雄傑如石勒慕容鼎之流以智力百戰

屢債屢起卒以得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
不能主令而幹離不黏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
南三首者之奮而我之所以布陣立敵而復不
勝者何故也自其始入吾固已空千里無當之
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敗則黏罕
兀朮何以能獨過于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中
原如是之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
奮虜甘為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
河北河東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

三

以與劉豫又後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
能守也退而遷維揚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
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南耳彼真見吾之不
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於今日猶有不自
安之心焉夫過於奮虜而不能自守當其始也
乍見駭聞倉皇擾攘容有此論矣今安定久矣
然而譽之不已何也故譽彼之兵則精銳而吾
則疲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譽彼之精銳
何也譽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

不易吾之玩侮而譽彼之威信何也譽彼之規畫則審當而吾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譽彼之審當何也譽虜以脅國人而因為偷安竊祿之計此風俗不忠之大而無有知者方靖康艱難時惟宗澤不平此論如澤未足以見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聖不終北狩矣固可一戰而敗也蓋天下之禍有大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下此則自古未見有如靖康已來者矣不追議此而為可以戰可以守之事

固

反謂自古未有如三酋之雄豪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鬱不伸必有待於陛下也夫黏罕與幹離不同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既破都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兀木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海舟楫為何物也空行問津至于四明而後迂使古之兵法皆盡廢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若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所為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譽喪心失靈狂惑求死之人以為古之雄傑皆

莫過也哉

終論四

請言女真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黏罕者生于東北窮遠之小夷非素有兼天下之慮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于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教以祗帝改元至盡併契丹而燕人為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闕其後遂破都城而據中原蓋昔之所謂刘石鮮卑氐羗皆常生長中國奮其雄心公起窺伺而黏罕兀术本無其志也特以敢于殺閉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為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參以本朝及遼之大略繇雜牽制若乃聚重兵憑堅城衣食嗜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我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百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酈瓊之叛擁全衆以歸劉豫虜疑有間且合從困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關陝來而罷兵兀术再出大敗於順昌柘臯始稍懼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真種落而兼中原契丹為之主

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守至今六十餘年者
以中原積怯懦不自振之氣且無有為天下倡
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決不能堅
辟而窮閉故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惟我之
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真之俗類亦皆以和為
利亮氏弑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南臨江
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首自
立于後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為敵國又常聲
以還故疆為言范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
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者平視我師投袂賈勇及
此開隙足以取怒而虜卒不動今歲遷入其穴
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京蕭條從行死喪
思燕之樂既而復返此不可誣也然則女真失
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為家其君臣上下
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為法而又
願和而不願戰喜靜而惡動是雖有六十年積
累之久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
託也其與劉石鮮卑氐羗之劬對不侔也明矣

然則其事在一大戰而勝之耳夫一大戰而勝虜之心搖不復留中原當以燕為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併燕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豈有不可禦而後成者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禦者姑求其一大戰而勝之之道焉勝之之道盡去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帥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壞二百年塵爛不可通之說真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世之言兵出某策張某陣用某人以竒立功者豈可賴耶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

終論五

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為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于問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為貴中國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常講也不可以為不美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貴夷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謂女真者豈口舌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勝耶張浚之始用也少年狂踈

恩信未足以感士智勇未足以服人蹙迫強項
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鼎既
泛然于事机之間不戰不守虜來則進而拒名
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名曰駐蹕而後尤為無
統光堯四顧無所倚仗以言孝思之迫切則祐
陵之梓宮未歸顯仁之鑿輅未返以言圖功之
救寧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決迄無期
度于是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衝入其中堅
不可破而鼎與浚均逐矣及乎紹興之末檜死

九

虜動而隆興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召
天下名為忠義自喜者和而從之其實無措手
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則祖述范仲淹之舊說欲
與虜帥往還以定和議為兩國生靈請命一則
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種相率響應以
謀大功至其一取符離師徒潰散人情摧阻異
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望尹穡力主割地以盟
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
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用州縣冗雜銓部至

今無根抵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歲月者大抵皆浚所為也蓋浚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攷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反城而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為將帥者啗致之而不敢絕豈真以此為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為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大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怪者特患吾威不立而

困

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捉逐虜而返我然吾之真能恢復者終不在此况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此與童貫輩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真何異耶浚年少為將相用躡白首忠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于如此光堯聖訓言浚終不可用豈非知人之明哉今鄉曲之拐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更互藩飾以為北方之奇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饋遺竊問廝養而謂得虜密事以相銜耀沿淮守

臣思為進用計布心腹于跳河之曹越淮未幾
撰造虛事以為間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
恢復之說遂與舉子習程文以媒課試者無異
而國事真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下一掃盡去勿留
聖思力行今日之實事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
力勝口用必死之帥必死之將必死之士以二
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

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為守而不
以備我為守其戰妄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
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及也我無對壘之勢故
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亦欲效彼
之妄進守亦欲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
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妄進也雖使得宿得毫得
徐遂至汴郊將何為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進
者明我之不敵爾而我亦效之何哉駐劄之軍
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於無用
之地將何為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興元

一也襄陽一也合肥一也公海制置司一也我
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
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
者則合肥也公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
出宛洛興元之出秦鳳二者我之所必當有事
據中州按關隴形勢之最先古今之同論決不
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從淮以出毫宋大梁地
散而難一旦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能拒
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
竒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
四方響答胸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練而待
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非當守也然為國
必分內外其四外也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
兵皆所以安江南也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
一人之用則合肥最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
康鄂州又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盡二十萬
足以滿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
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有堂堂

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以此
進彼亦以此進昔日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
謂我能而彼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
以較彼之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
則伯王之資也夫天不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
難謀也晉宋之間耀威河南常事爾枋頭灞上
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獨其不合天下之勢
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削既失蜀復失
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紹興十一年之前中

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而
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陽廬以北
論者方囂囂然以取中原為希世之事不知中
原雖可得而北方猶未可圖也況其不能望見
襄廬之北而欲坐策中原者乎陛下宜執分畫
之要謹命帥臣立為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
堂之陣正正之旗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務出於
無備不意以為立說之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
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

終論七

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一適得平焉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荆襄當韓魏亦以取韓魏以淮當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吳越旁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為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猶為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為具者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奮于微弱立於艱危以小取大以寡取衆若昔者越人之取吳燕之取齊也又非若女真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報復讎耻者我之義則自燕以南其勢易以傾動而從我若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謂易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者自宣和以前以弱論行弱勢百二十餘年矣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奪心懾不能自主其

命而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紀綱欲必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笑或以驚駭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沮之異論四出解體不前且復人才未嘗素練識不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不激而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而乏此必至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決有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昔者其所行之事與其所立之論尚為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之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力度時之論而商浩諸庾屢謀北方元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會最捷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論勝而今世偷墮無能之人竊取其說

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陛下欲為之志久而無所為也故臣願陛下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膠固申攣縮先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傾耳張目聳動四顧而莫知陛下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群臣生其智力以終行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而不使群臣一前一卻懷詐飾非以疑沮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出矣

上殿劄子 淳熙十四年

臣竊以為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強

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机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為之後先然後知机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今之率易苟且習聞卑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為必當乘机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偽楚偽齊撻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首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顏亮雖威脅天下而此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虢搖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于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于

東西臣以為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祔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椿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大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于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為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既隳于契丹復成于女真以至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新畫也故幹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覩而已青城之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為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為之包容垢耻恬受竒禍竄逐議臣降詔謝

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絀損不較冊命行于至尊陪隸施于宰輔賴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爾置不戴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既已久矣陛下欲尚加回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為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貴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弃三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于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棄地開門納敵幾危于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為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况守已撤矣地已弃矣和親成矣尚何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為奇謀秘畫者則止於乘机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

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
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
而以夷夏為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
此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為廢興若斷
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此則議論之難
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勅虜也然而童貫逃師
于始至种師道寇玩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
李田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
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筭張浚經略屢致奔潰

此皆國家受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
敗事豈殊陛下徧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
無傑材異稟克就勲績者乎今環視諸臣前者
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議論
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
以奔趨官簿為閥閱以勾校朱墨為詳練能縛
一奸民遂自許為有智能斬一黥卒遽自負以
為有勇其怀利尚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
力据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

材

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
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林之難三也國
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
極為五代廢立士卒斲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
之權銖分以上悉摠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
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
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
然外網疎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
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
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為寧有外虞而無
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于漢唐遠矣且靖康
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為叛命而坐視胡
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
其得失之筭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
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
宗尹嘗割邊而為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
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乘阻
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

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
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寔
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曰兵為民
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
而不敢戰今食錢自日百錢以上家小口累仰
給于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飢寒之色是以兵為
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
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而不敢戰
也今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群校貴將廩祿
無筭外虛州縣內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于
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
乏財為患矣未有皇、汲、取之無度如今日
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舡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
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
獎鹽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
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摠制
錢為州之害月椿板帳為縣之害而西蜀折估
青州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若又為特

甚天下之錢歲入于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嘗
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于乏矣此舉天下以為
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備立大事使不愆
紊是人主宰相之任也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
不失時是百官群有司之任也未嘗有以百官羣
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
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成吏
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寃不直事
滯不決小治若此况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

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三也夫以
官听吏疲憊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
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
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
問之不若吏之素也暫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
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
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
吏也何疑夫先人而治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
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

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才之定品孰堪為某官孰不堪為某官孰宜為小孰宜為大其可用之寔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為可慶擇官則為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蔭計級而升循途而進無不可為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耻日闕名實日喪風俗日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于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寔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堅激之以志節而愈倦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為愧信臣未足承接密旨而外廷或以見疎為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為者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長子自足

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
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
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
陛下之志雖欲有為將何恃而獨行哉一世之
人維繫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
當報而為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
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
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
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
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
天下之利勢以卒于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
陛下之聖之武之勸之明博學遠資絕識獨睿
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
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大義既立
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
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群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
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
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

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搖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于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于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于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讎必報故彊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為机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為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机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曹之廢亮之殞幹魯之叛皆彼之机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為率易苟且習聞卑論緩歲月而玩大事者也臣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事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于陛下

也

應詔條奏六事

臣恭惟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浹旬遽詔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之先務也臣不敢汎濫條奏苟應故常惟陛下少留听焉臣聞古之號為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鏤剔根柢不憚改為則雖以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

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循姑息隨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亂出焉况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者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并當離耻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賓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尚而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

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漢以還
可稱之君暨我本朝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其
勸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來葉何嘗有迷
其時而誤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言視今之時
則其時果當何尚而其術果當何擇歟豈以為
微弱而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并離耻而當
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為中國全盛
而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
也無乃當微弱分裂離耻弊壞之時而但處之
以中國全盛夷狄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
休息之術而欲庶幾夫強大混并報復振起之
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
之事恐其由前之時而處以後之勢用後之術
而欲求前之功補瀉雜醫不能起疾禾莠參種
迄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者也誠先
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趨向可
審詳而決課功責効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
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

謂未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廢以考見宣和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為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踈屬至于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盜竊名字跨據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

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羈縻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為左衽也國家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釁力取幽燕貪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常願降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奸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建炎巡幸遠至溫台從衛隆祐分適洪贛川陝處置自為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

結

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兀术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為豕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用命首尾鏖擊豫以退却而兀术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是自宣和之末至終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勲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未明之意於微弱分裂仇耻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柄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顏亮克狂離其巢窟跳躑一戰鼓聲所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豈敢謂其真送死乎然而胡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殞其首於是中原响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于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愛虜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

雖已亡號令雖已絕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
心察之事勢雖其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
者猶在也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
酌國是於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
隋之力爭藝祖太宗之無敵是也讎耻者必思
報復夏少康越勾踐漢武帝唐太宗是也敝壞
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也豈昔之能斟
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已然矣吾
獨柰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立則
曰乘其机也不知動者之有机而不動者之無
机矣縱其有机也與無奚異功之未成則曰待
其時也不知為者之有時而不為者之無時矣
縱其有時也與無奚別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
前之功治國之意終于未明而今日之國勢亦
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士未善
自古國家曷嘗不以任賢使能為急歟然而以
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

隅

曲折無不諉法習而行之吏胥所工士大夫媿
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
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備飭廉闇者反以
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尚卓犖者
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
之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
朋黨沉於卑賤老於岩穴何不可者然而臣竊
怪其既無用於今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
日以頹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
帥羣僚無充事之員舉躊躇嘆息而且以乏材
為患者何歟豈其既以為無用而可以抑遏又
以為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為有用而不
求其實而收之以為無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
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
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
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
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
敢言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

則蕭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貧富專繫其用兵之多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寬宜與文景比而今日獨奈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歟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為歟某不可為歟其不可為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為歟某不可為歟其不可為者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為者何事歟曰月

椿板帳錢尔經總制上供尔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以窮者何說歟曰役法尔和買尔折帛爾和買而又折帛尔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于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于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终于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终于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為拙以聚屯為病不敢別異于民而特養之雖特

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菽樵其食料簡其民雖少而未嘗不勝者厲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廂兵世世坐食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尔固足橫行于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駐四處駐兵買馬截撥綱運貲力竭矣然而上下徬徨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歲遣餽貨空矣然而內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不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

致

股剝廩賜卒伍窮餓怨嗟流聞議者又以為就使用之終不可以攷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為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為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于民力之所有歟及王制浸廢

運漁鹽權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貴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淨利酒稅征權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經總制錢強立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着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蓋嘗倉猝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

反

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及憂不足歟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為患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歟夫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而猶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于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獨專也故必

有所分控持之不可尽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
以上星分碁布悉為諸侯其自居者千里而已
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禦
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于對立鼎峙雌雄所
爭則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奸跋
扈致寇之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
其密而亦不能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威柄一
摠事權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如本朝
之密者歟嗚呼靖康之禍何為遠夷作難而中
國拱手歟小民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邊關莫禦
而汴都摧破歟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
一事不稟承我者為國利而忘其讎之無一事
不禁止我者為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
密而不能疎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
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
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為國之意終于未明
則今日之紀綱法度亦終于未善而無所復論
矣恭承明詔念軍民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

漢

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宜於俗事或不便於時
臣固以為無大於此六者矣然而當先明治國
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而
未壞心蠹而枝披支離溷散而臣之議論無所
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其目
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考古今不能盡其
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良策不能
操其決非豫覩成效不能待其久也陛下不以
臣之愚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

固當視今之時陛下以為今果何時歟果微弱
歟則意固在于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于
混并矣果讎耻歟則意固在于報復矣果敝壞
歟則意固在于振起矣在陛下審觀熟察而已
然則謂今之時為中國全盛夷狄賓服者臣恐
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
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陛下
果斷改為而已臣伏觀壽皇聖帝在位二十八
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

志未酌親授陛下舜禹云美二典所載若帝之
初何以過焉陛下嚴祇寅畏足以膺受付託仁
恕溫厚足以慰荅僉望虛心無我足以容受正
直廣覽兼听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
塞佞倖長駕遠馭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
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
問津而已于犯旒宸無任恐懼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五

目錄

淳熙乙巳余將自姑蘇入都私念

明天子方早夜求治而今日之治其條目
纖悉至多非言之盡不能知非知之盡不
能行也萬一由此條下列於朝恐或有
所問質輒藁屬四十餘篇既而獲對

孝宗至

光宗初又應詔條六事然無復詰難遂
篋藏不出矣慶元己未始得異疾六年不

自分死生筆墨之道廢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恍然不啻如隔世事嗟乎余既沉痾且老不勝先人之喪愍即殞滅而此書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興壞之變接乎今日利害之實未嘗特立意見創為新說也惜其粗有益于治道因稍比次而繫以二疏於後他日以授宋宓焉十月 日龍泉葉 適

水心先生別集卷第十六

後總

秦既一天下築長城以限胡蒙恬將重兵境上匈奴畏威遠遁秦之亡非戎狄能為害也漢初有天下韓趙更叛匈奴屢入高帝受圍白登僅以身免始與中國分權並角自後歷代盛衰不常攻守異用和戰迭行而安危存亡繫焉以本朝故實考之渡江前約和堅定而南北幸無事者百餘年矣渡江後約和堅定而南北幸無事

者六十餘年矣前世所未有也然于其中間盟
誓渝爽和約傾敗則恣意摧殘極力傾辱中原
故地淪沒大半殘殺之暴徧于江浙其他瑣
一嘖一咲而能制吾之死命者嘗人耳目慣見
熟聞不暇贅陳矣韓侂胄愚駘專擅以功名自
喜輕舉妄動號為復讎中國皇懼亟殺侂胄匣
其首謝虜請再定和約甫得無事忽女真蒙韃
遞相攻擊議臣謂可乘隙經營遂絕幣罷和六
七年間牽引山東河北破壞關外未有毫髮之

一

益而所喪巨億萬計東南之人不得相保夫安
危大慮存亡大決必有成論終始不移課功索
效若探囊而取猶恐不及柰何踈略茫浪一不
顧計如處燎原焦爛中乃謂得清凉安坐之樂
哉功嘗朝思夕念非復歸于和終不能一日無
事然而勢有甚不可者女真蒙韃興滅未定各
責重賂爭邀厚禮使騁並馳何以立國絕舊希
新後福奚筭禁新挾舊先效焉取化我沃野卒
為汙菜一也山東忠義聚于山陽十萬始畏其

強梗若仇敵今安其捍禦如腹心使蒙則已疑
和金則增忿反側立見變亂遂形且養兵百萬
安有倚山東人捍禦之理北不為北南不為南
則議和方為目前莫大之憂矣二也和不可
獨有守淮：非邊也今為邊耳前世守邊曠數
百千里無垣塞當其盛時虜不敢入者以人守
之也本朝廢不用自以文法為守渡江後尤密
矣然百守而不一固者知以文法為守而不知
以地為守也今欲一守而百固則必畫地而守
姑以近事言之嘉定十年虜始突中渡自是我
無歲不守虜無歲不突梅林沙窩山水阻深虜
繞出其後殘黃破蘄直至大江湖南江西處：
震動今建縣為軍升關為使是棄淮而守江也
然其百守而不一固者如故也一日突適則大
事去矣願廟堂回慮易意行一守百固之策自
淮為始畫地而守今歲行之來歲必收其效
天子以保民為職宰相羣臣助天子保民者也
智雖絕倫謀雖超衆必其可以保民而後用之

不足以保民者不可用也。今西則皂郊保洋，東則眉子洲北則泗州南，則蘄黃我百姓死者四十餘萬人矣。是累歲守邊之策，果不足以保民也。行之不變，民命都盡，其事非遠。且民知其終不足以保我，必將自求生路。東南全蜀皆為盜區，是時雖欲一守而百固可得乎？

淮瀕美土也，其水清，其魚肥，其種易熟，其熟不獨飽東南之地，不能及非塞外沙磧比也。民所樂耕而願守也。請朝廷專建使名，自一里至三

一

四十里止，令民居之。有陂澤之利者，固之；有已居之家者，助之於淮水內。素聘儒云內字元藁係南字深廣壕塹，略如岡阜，乘高瞰下。虜攻則拒守，常時畊作自恣，以逸待勞。

虜已越淮，復阻廣塹。兵少則不能攻，兵多則不能布陣。拐子馬虜之長技，無所用也。

夫浙西都邑我之間奧也，江東西我戶庭也。兩淮我界限也。譬之人家，必嚴其界限，不使偷人。慕容突過而後，戶庭間與得安焉。今虜一突過

則吾界限數百千里之民以肉餒虎狼然猶以其未至於戶庭聞與也而忽視之此旁觀之所以凜凜也

自一里至三四十里居民可百家袁云元藁有一堡四字淮名千里實可居七八萬家請朝廷專建使自為之勿委邊帥

其三四十里外以邊帥守朝廷所行不以累帥守及令帥守及令亦不得預吾事無相侵越也

募浙西江東西湖南福建厚貲產及鹽茶米商能以力居民者自一里為差至五里止計其費以官之或藁表云或字元佐以鹽茶募及其三即擇險阨先為之遣將將萬人公准上下以護其作

以書作辨

其兵必募精練忍耐不剽劫生事者袁云丁卯歲侍先生於金陵親商略此事先生謂一里作堡不過可存著數百人可以擇禦者不過數十能人若五里一堡則皆三倍矣公家之力不一項錢然茶鹽米商者其貲本多在淮南虜一衝突則皆蕩盡使其為堡自守所必樂然

是時虜已據濠梁故
必以兵護作亦古法

虜來爭幸三數得勝則懲創漸退吾役可成矣
其敗謹勿追躡如此則淮間極邊有材鷲勇力
頭目數百人錯雜而居其扇下所將可任事者
亦不為少一二年中安集消定則邊頭形勢壯
而淮地三四十里外南至于江可以奠枕淮奠
枕則江南晏然不憂二虜矣

賣官有常價然無仕進之路民以為棄已也今
自一里而至三四十里所居百家室庠糧種什
器浚壕約費三萬緡其能五里者補宣教乘義
即即理知縣監押資任其下差次關陞改官自
知縣監押而上兩任通判路分兩任知州路鈐
不願轉出者與職名或朝官稱謂任子孫出任
依常法

淮東西已成西至襄漢土尤美民尤樂耕願守
其無水險可因者再浚之古人五溝五涂而樹
之林以山川丘陵為地險不以人為險也今極
西至關外已有山林堡障然自與虜和不知扞

蔽之利而和約一敗則被殘破之害矣
山東忠義人決不可同處石珪已叛今淮北實
得州縣若干立李全為大使專其地自五百人
首領已上各差次與官某鄉某縣皆析與之居
處畊作之費皆稍助之使之欣然挈携北去北
自為北南自為南觀今議者往往以為山東忠
義既聚理無復散因循目前而忘異日之大禍
然何待異日可畏甚哉

表云此一段係
回劉子至書

自府兵立而兵農分自府兵廢而兵農不可合

十一

遂遺唐五代之患而本朝至渡江受其極弊略
計四總領之所給歲為錢六千餘萬緡而米絹
猶不預百官群吏日夜鞭撻疲民以奉其費而
不能安也危乎殆哉夫因民為兵而以田養之
古今不易之定制也募人為兵而以稅養之昔
人一時思慮倉猝不審積習而致然爾改之無
難也請擇任總領以瀕江近裏凡民大四至包
套而種植實不到者畊之其屋宅農具器用役
作種糧朝廷各給與百萬緡

今安邊所及歲幣所不用足以辦此若盡力為之倍給可也

欲其堅實完好皆粗如私家家為百畝可為三十家徙兵居之

先有功以事藝精習勇捷過其等伍者教閱皆如在軍法

前代雖與敵對守當其四時未嘗不番休耕作無嘗聚不散者

次用總領曆後錢往歲曆後率一二百萬緡或

三

數百萬緡以上近饋師常苦不繼當無餘矣次募故將相貴臣家子弟之願進者

募之必有方彼爭從命我不為抑也

自百家至千家第其官職而褒優之雖次對可也

卜式為關內侯往事之明例也

然則四總領五年中當有十萬兵不待糧餉通以十年則六千萬緡及它米絹皆無用而月播和買折帛折估青草諸錢皆可大削損而歸還

其民夫其所以簡易捷疾能若此者豈有奇術特以田養兵而不以稅養兵爾

古人為天下雖黃帝舜禹無不戰者惟老聃言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嗚呼彼固以其學意之爾非真能不戰而屈人兵也雖然於今則有可以不戰而屈二虜之道彼既挫於吾堅塹之下求戰不獲昔耶律德光既滅晉盡以其兵分守中原忽劉知遠稱帝所在州鎮起兵逐之虜遂大敗今吾下令中

原人勿與虜角簽刷勿應先鋒勿行能取胡一級

必真胡人中原人勿自開也

與錢五百緡彼有無窮之級我有無窮之賞以其名王貴壻下至千戶級來者差次重賞級至二十萬則真胡人部伍離散無與守中原者遯還其巢穴矣故曰不戰而屈人兵于今獨然者亦非有奇術遠值其時然也

城濮之役但言少長有禮一戰而勝遂霸諸侯

本朝制兵雖荒陬絕戍一階一級食歸伏事可謂嚴密矣然而倉米寸帛皆仰于官先軍後民養卒不滿三千闔郡為之困弊舉三百年之中以為無可為者亦不思以田養之而徒以稅養之故也今欲傳城三十里內以爵及僧牒買田今歲買之則來歲之獲可永減民稅十之三官以其全賦給一郡之用猶餘十之五

此據温州所餘言之他州或過或不及營分給散悉循今法無改毫分夫可以損民稅

之十三可以贏郡用之十五所行止于傳城三十里之近而一境數百十里之遠不預聞焉取成于一歲之內而無悠久而難見者焉昔人有言利不百者不變法嗟夫此亦百矣可以變矣嘗以温州贍軍粗為程式雖吏文麓鄙今特存之素云此以後是約温州言之它處未必盡然雖有差誤亦不必較

官吏諸軍請給

今具本州欲買田贍養諸軍且以嘉定九年所管人數為準共管二千七百二十二人請給不

等一歲合支軍糧諸般犒賞并合添買田準備
補填旱潦及所買田內有肥瘠租谷不及之數
內買上件田一十萬餘畝開具合行事件下項

諸疑請

一管下項威捷等一十六指揮共計一千五百六十四人每人謝米一石五斗省
一月計二千三百四十六石成年計
米二萬八千一百五十二石

威捷三百五十五人 雄節三百一十人
水寨一百二十人 管界五十七人

永嘉場五十人	梅輿四十六人
青輿門八十一人	東山四十六人
三尖三十七人	南監五十八人
蒲門八十三人	館頭四十四人
北監一百卅一人	鹿西八十七人
小鹿四十八人	大荆四十一人
一管威果等八指揮共計一千一百六十三	

人每人一月各請米一石二斗計一
千三百九十五石六斗成年計米一

萬六千七百四十二石二斗

威果三百一十四人

崇節三十三指揮三百一十人

壯城七十人

崇節三十四指揮三百二十人

牢城七十人

省鋪一百丹八人

船場二人

清務二人

一創置官吏合干等人每月共支米七十石

三斗一年計米五百七十九石六斗

監官一石五斗

職給一人二石

手分二人三石

貼司四人四石

攢司一人一石

專知一人一石五斗

廳子二人二石

搯子一人一石

門子一人三斗

貼支兵士

節給二人二斗

貼支兵士

脚子三十人九斗

上宿點心

甲頭三十人三十石

以上三項一月共支米三千七百六十

五石一年計四萬五千五百一十四石
八斗更添閏月米一千八百七十四石
五升總計四萬七千三百八十六石
八斗五升每穀一扛計作米一
石五斗省共計穀三萬二千五百七
十七扛八方五升今指作三萬三千
扛

一諸營寨廂禁土軍等共二十四指揮共管
二千七百二十二入合請春冬衣賜

錢計七萬八千四百九十九貫七百
二十六文省錢會中半除折會子一
半陌子錢七千六百四十六貫一百
丹九文省外實總支錢七萬八百五
十三貫六百一十八文省展計五萬
四千五百五十七貫二百九十文足
計穀二萬九百八十四扛開具下項

今指作
三萬扛

威捷三百五十五人每歲一人春冬衣賜

計錢三十二貫七百四十四文省共
計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四貫一百二
十文省

威果三百一十四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
三十二貫七百四十四文省共計一
萬二百八十一貫六百一十六文省
雄節三百一十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三
十三貫五百九十文省共計一萬四
百一十二貫九百文省

崇節三十三三十四指揮并壯城共三營
請給一同共六百六十七人每歲一
人春冬衣錢二十貫八百三十八文
省共計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八貫九
百四十六文省

牢城七十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一十三
貫九百四十四文省共計九百七十
六貫八十文省

省鋪清務共一百一十人每歲一人春冬

衣錢一十七貫八百四十文省共一百九十六貫二百四十文省

船塢二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八貫三百四十八文省共計一十六貫六百九十六文省

水寨管界共一百七十九人每歲一人春冬衣錢三十三貫五百九十文省共計六千一十二貫六百一十文省
土軍共一十二寨計七百二十二人每歲

一人春冬衣錢三十三貫五百九十文共計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一貫八百八十文省

一諸營寨共二十四指揮共管二千七百二十二人每歲一人合請料錢箭鑿春秋二教按教犒賞共支二萬一千五百六十五貫六百二十四文省並見錢展計一萬六千六百五貫五百四十文足計穀六千三百八十七扛開

具下項今指作七
人數並同

威捷每人一歲錢一十九貫三百文省共
六千八百五十一貫五百文省

威果每人一歲錢一十五貫七百三十三
文省共四千九百四十貫一百六十
二文省

雄節每人一歲一十二貫二百四十文
省共三千七百九十四貫四百文省
崇節三十三三十四壯城共三營每人一

歲錢三貫四百九十八文共計二千
三百三十三貫一百六十六文省

牢城每人一歲錢二貫九百七十七文省
共二百丹八貫三百九十文省

省鋪清務一百一十人每人一歲錢二貫
五百七十七文省共計錢二百八十
三貫四百七十文

船場二人每人一歲錢四貫一百六十八
文省共計錢八貫三百三十六文省

水寨管界共一百七十九人每人一歲錢
五貫九百六十文省共計錢一千六
十六貫八百四十文省

土軍一十二寨共七百二十二
人每人一歲錢二貫八百八十文省
共計錢二千七十九貫三百六十文省

本倉官吏合千等人請給除米係前項支
外所有請給錢每月計支錢二百一
十六貫二百文一年計支錢二千五

百九十四貫四百文省展計一千九
百九十九貫六百八十八文足計穀
七百六十九扛今指作一千扛開具
下項

監官一員乞從朝廷差下及給印行使專
一監督受納等一行事務所有俸給
合依本州司戶體例支破或止就本
州知錄司戶逐日輪一員下倉收支
亦便庶免添此一項請給或專差官

除米前項米數內支破外俸錢一月計一百卅八貫文省一歲計一千二百九十六貫文酒係公庫支請一月八瓶一歲九十六瓶

職級一名繫書點檢受給一行事務每月食錢一十五貫省一歲計錢一百八十貫文省

手分二名通掌繫書主管受給一行事務趣辦衣賜犒賞料錢等每人月請錢

一十貫計二十貫一歲錢二百四十貫

貼司四名專主管受給倉口簿籍解遣一行事務每月各請錢五貫文計二十貫一歲計錢二百四十貫文省

攢司一名專一紐筭穀米錢物出入數每月請錢五貫一歲錢六十貫文省

專知一名專一繫書主掌錢物米穀出入每月食錢一十貫一歲計錢一百二

十貫文省

插子一名專一收支糶穀錢并簇辦支遣
諸軍衣料等每月食錢三貫文一歲
計錢三十六貫文省

廳子二人監官下祇應係於散從官廳子
內差撥每月各貼支錢二貫計四貫
一歲計錢四十八貫文省

甲頭三十人專一主管斛面催科諸鄉穀
子每過稻熟之際依例預先排門告

報一次稻已登場再行催督定以限
期並要如限到倉交納外非官司差
使不得無故下鄉搔擾佃戶於私輒
擅收上田租或換租劄或以添租為
名乞覓錢酒以致引惹鄉人互相攘
奪租田交爭詞訟或有抵頑佃戶欠
穀數多或白脚全未納到至冬至後
委是難催之人方許甲頭具名申上
亦止合依田主論佃客欠租穀體例

備牒本縣追理本倉不得擅自追擾
務在存恤或有隔年不納租穀之人
許甲頭指實欠數具申憑本倉行下
別召人租種亦不得以一號田顏情
私許兩人立租致起爭端如違重作
施行仍專一在倉照管出入穀米鈐
束作米人管轄脚子并每夜輪流兩
名在倉守宿提點上宿脚子巡警內
外不得稍有踈虞除前項支未外每

月各支錢一貫文計三十貫一歲計

三百六十貫文

內差一人充劄
子差人使喚

脚子三十名並無請給如遇本倉及省倉

常平等倉出入米糧并監官荷轎使
喚及本倉每夜輪流六人分鋪巡更
上宿每夜支點心米外錢一十文買
油點照月計錢九百文一歲計錢一
十貫八百文

一所買贍軍田穀一十萬餘扛前項所差甲

頭三十人逐日在倉收支穀米若更責以催科切慮乏事今欲於所賣田得官人內委請壹十負每負月給錢五貫省共五十貫一年計錢六百貫省展計四百六十二貫足計穀四百六十二石計穀二百三十一扛每負米一石計一十石一年計米一百二十石計穀八十扛每負管催一萬扛許逐官各自選保甲頭五人共五十

人依鄉例遇催穀每人給穀一扛充食用催科了畢許其從便經營仍照先來約束不得在鄉生事穀計五十扛

每官一負廳下許能書算一人受使令解遣月支食錢三貫米一石共計穀二十扛十負廳下計二百扛

以上一年共支穀五百六十一扛

今分外指

作六
百扛

一逐月支散軍糧合用斛子更不別差依例
告示省倉斛子前來量米並無請給
一逐月支散軍糧日分府判兵職官下倉彈
壓所有倉食酒果等依例係使府支
降付所屬造辦本倉更不干預

一本倉先來差定甲頭三十人一如斛子節
級體例如遇收支穀米並同專知認
數支遣不管折欠竊慮斛子為見利
害不相關顏情受囑故意滿量致專

甲折陷不便今欲於斛子內輪差五
名前來充節級本倉如遇逐日作到
未與專知甲頭同共交量入教支遣
了畢餘米即時般量見數次月添揆
支遣其斛級依省倉例於內差一名
充本倉劄子或遇交贖即將係赤曆
見管米數交替

一照對本倉合用紙扎開具合用數目申官
支錢收買使用一歲約計五十貫文

計穀一十五扛

一作米支散合用什物作具一歲合用錢七
百貫文足計穀二百七十扛今指再
添作三百扛

籠萬淨碎糠篩每作用五箇價直不等約

計錢五百文足作米計一百二十人
每三人共一作計四十作共用篩二
百箇計錢二十貫用得兩箇月一年
計六次換共錢一百二十貫文足

計錢四貫八百文足每具一百二十文四次

計錢一十九貫二百文足一年煨錢
二百三十貫二百文足用得二年壹
年內礮錢并煨錢共二百八十貫二
百文

礮甑并床櫪每具五百文足計錢二十貫
足用二年一年內計錢一十貫文足
壘箕每作二箇計錢五十文足共八十箇
出穀交米共二百箇計錢五貫足用

三箇月計錢二十貫今指作三十貫足

茗掃帚每作三柄計錢三十文共二百柄計錢二貫足一月六次換計錢一十二貫文足一年計錢一百四十四貫今指作一百五十貫足

一交收穀子并支穀作米合用什物共計錢七十一貫三百文足計穀二十八扛今指作三十扛開具下項

團箕每作二箇共八十箇并收穀共計二百箇共錢二十貫文足用得兩箇月一年計買一千二百箇計錢一百二十貫文足

扛籬每作三隻共計一百二十隻計錢一十二貫用半年一年計二百四十隻計二十四貫足今指作三十貫文足
碓臼每作一箇計四十箇每箇三貫文足
酒飯二錢開鑿計一貫文足共計錢

四貫文足共錢一百六十貫文足用
三年再換一年計錢今指作六十貫
文足

碓杵每作二箇共八十箇每箇四百文足
計三十二貫用三年一年指錢十二
貫文足

大石礮每作一具計錢二貫文足開礮五
百文足計錢二貫五百文足用四十
具共錢一百貫每月四次開煨一次

一

依私家收租穀則例做五方省斛一十面
每面連釘鉸計錢一貫文足共計一
十貫文足

斛一十面連釘鉸每面五百文足計五貫
文足

升一十箇每箇連釘鉸二百文足共二貫
文足

登箕二百箇計錢五貫文足
斗槩一十條計錢三百文足

團箕二百箇計錢二十四貫文足

掃帚二百柄計錢二貫文足

上教梯一十張計錢五貫文足

脚道板五條計錢二十貫文足

一支軍糧米合用斛斗米籌等物就省倉關

取行用

一作米逐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合支散軍糧

約計四十石

升六

合每穀一扛作米一

石五斗省餘零米見數入簿曆樁管

次月揆支計穀二千七百二十扛每

一人一日作一扛計二千七百二十

人除支散軍糧日分并拘集米入教

并再出穀相展日子外每日約上作

米人一百二十人每扛顧錢三百文

足除糖碎折錢六十文足外實支二

百四十文足一月計顧錢六百四十

貫八十文足一年計七千六百八十

貫九百六十文足計穀一千九百五

手

十五扛令捐三千扛逐月支散軍糧
了畢次日即便下利作米其人工四
更一點入作限午時交米入教隨即
支穀次日亦復準此不得一時稽緩
有失指擬支遣

買田數

今將近城三十里內有田官民戶自三十
畝以上共一千九百五十三戶各買
穀子五分共計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

扛開具下項

四十九戶係有田四百畝以上共買穀
萬八千九百五十二扛

膺符鄉第八都

一戶管田五百七畝二十步於內買二百
五十扛每扛三十貫共錢七千五百
貫文

一戶田一千二百七十畝一角三十八
步計買六百五十扛計一萬八千五

百貫

廣符鄉第九都

一戶田六百五十四畝三角二十三步

計買三百三十扛計九千九百貫

一戶田五百三十二畝二角四十五步

計買二百七十扛計八千一百貫

一戶田二千七百六十畝四步計買一

千三百八十扛計四萬一千四百貫

一戶田一千一百六十五畝四十九步

計買五百八十扛計一萬七千四百

貫

一戶田一千九十三畝一角四十五步

計買五百五十扛計一萬六千五百

貫

一戶田一千六百四十八畝一角五十

步計買八百三十扛計二萬四千九

百貫

德政鄉第十都

一戶田五百二十五畝二角三十三步
計買二百六十扛計七千八百貫
一戶田五百三畝一角一十五步計買
二百五十扛計七千五百貫都十一
一戶田二千五十九畝一角一步計買
一千三十扛計三萬九百貫都十一

吹臺鄉十四

一戶田六百九十一畝一角五十九步
計買三百五十扛計一萬五百貫

一戶田四百八十畝五十一步計買二
百五十扛計七千五百貫

一戶田四百七十二畝二十八步計買
二百三十五扛計七千九百貫

建牙鄉十九都

一戶田六百八十五畝一角四十五步
計買三百四十五扛計一萬三百五
十貫

一戶田一千六百二十七畝二十七步

計買八百十扛計二萬四千三百貫
一戶田一千二百四十八畝二角三十
二步計買六百二十五扛計一萬八
千七百三十貫

一戶田一千一百一十七畝計買五百
六十扛計一萬六千八百貫

孝義鄉二十都

一戶田四百八畝一角二十步計買二
百五扛計六千一百五十貫

膺符鄉第八都

十一戶共買穀一千三百一十五扛半
計三萬九千四百五十貫

膺符鄉第九都

十一戶共買穀一千二百六十一扛半
計三萬七千八百四十五貫

德政鄉第十都

十六戶共買穀二千五十八扛半計六
萬一千七百四十貫

德政鄉第十一都

二十戶共買穀二千三百六十四石計

七萬九百二十貫

二五八二

吹臺鄉十四都

十七戶共買穀一千九百八十一石計

五萬九千四百三十貫

吹臺鄉十五都

十七戶共買穀一千七百五十五石計

一萬一千五百五貫

八十貫文

一戶田五百五十三畝一角一步計買

二百七十六石計錢八千二百八十

貫文

建牙鄉十八都

一戶田五百十八畝二角二十二步計

買二百五十九石計錢七千七百七

十貫文

一戶田四百六十七畝三角二十七步

計買二百三十三扛計錢六千九百九十貫文

孝義鄉二十二都

一戶田一千六百六十六畝十六步計買八百三十一扛計錢二萬四千九百三十貫

二百六十八戶有田一百五十畝以上至四百畝以下共買穀二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扛

文

一戶田四百七十八畝五步計買三百四十扛計錢七千二百貫文

一戶田一千二十三畝一角五十一步計買五百十扛計錢一萬五千三百三貫文

一戶田八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計買四百二十八扛計錢一萬二千八百四十貫文

一戶田五百四十八畝二角十五步計
買二百七十四扛計錢八千二百二
十貫文

一戶田四百四十四畝十一步計買二
百二十二扛計錢六千六百六十貫
文

建牙鄉十七都

一戶田五百三十二畝二角四十五步
計買二百六十六扛計錢七千九百

買穀三百三十二扛計錢九千九百
六十貫

德政鄉十三都

一戶田五百四畝一角計買二百五十
二扛計錢七千五百六十貫文

吹臺鄉十六都

一戶田七百五十五畝一角五十七步
計買三百七十七扛計錢一萬一千
三百一十貫文

一戶田五百五十畝一角五十七步計
買二百七十五扛計錢八千二百五
十貫文

一戶田四百一十二畝三角三十九步
計買二百六扛計錢六千貫文

一戶田四百八十二畝計買二百四十
扛計錢七千二百貫文

一戶田四百卅八畝一角二十四步計
買二百四扛計錢六千一百二十貫

一戶田四百一十六畝二角一十五步
計買二百二十扛計六千六百貫

一戶田四百六畝一角三十一步計買
二百三扛計六千九十貫

第二圍膺符鄉第六都

一戶田四百三十九畝一角五步計買
二百二十扛計六千六百貫

一戶田四百一十九畝一角五步計買
二百十扛計六千三百貫

膺符鄉第七都

一戶田四百五十二畝二角二十三步
計買二百二十五扛計六千七百五十貫

一戶田四百三十五畝三角二十四步
計買二百一十八扛計六千五百四十貫

德政鄉十二都

一戶田六百六十五畝二角二十步計
計九千貫

仙桂鄉三十二都

一戶田五百八十七畝二角八步計買
二百九十扛計八千七百貫
一戶田五百九十五畝一角二十步計
買三百扛計九千貫

仙桂鄉三十三都

一戶田四百一十五畝二角四十三步

計買二百八扛計六千二百四十貫
一戶田一千三百九十二畝一角一十
六步計買七百扛計二萬一千貫

賢宰鄉三十四都

一戶田九百五畝一角一十四步計買
四百五十三扛計一萬二千五百九
十貫

一戶田四百四十畝四十三步計買二
百二十扛計六千六百貫

建牙鄉十九都

十四戶共買穀一千五百五十三扛半
計四萬六千六百五貫

孝義鄉二十都

八戶共買穀一千七十九扛計三萬二
千三百七十貫

孝義鄉二十一都

八戶共買穀八百五十五扛半計二萬
五千六百六十五貫

仙桂鄉三十二都

二十戶共買穀一千九百七十扛計八萬九千四貫

賢宰鄉三十四都

十四戶共買穀一千八百一十九扛計五萬四千五百七十貫

膺符鄉第六都

四戶共買穀四百丹九扛計一萬二千二百七十貫

膺符鄉第七都

九戶共買穀一千二十扛計三萬六千貫

德政鄉十二都

十二戶共買穀五百三扛計一萬五千九百貫

德政鄉十三都

四戶共買穀五百二十八扛計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五貫

吹臺鄉十六都

二十五戶共買穀三千二百二十三扛
半計九萬六千七百卅五貫

建牙鄉十七都

二十三戶共買穀二千四百九十三扛
半記七萬四千八百卅五貫

建牙鄉十八都

十四戶共買穀一千五百六十扛半記
四萬六千八百一十五貫

孝義鄉二十二都

十一戶共買穀一千八十四扛半計三
萬二千五百三十五貫

一千六百三十六戶有田三十畝以上至
一百五十畝以下共買穀四萬九千
四百九十扛

膺符鄉第八都

六十七戶共買穀一千九百一十六扛
計五萬七千四百八十貫

斜埭附德政鄉第十都

八戶共買穀二百七十二扛計八千一百六十貫

德政鄉第十都

九十九戶共買穀三千八十七扛計九萬二千六百一十貫

德政鄉十一都

一百十八戶共買穀三千四百七十扛計一十萬四千一百貫

吹臺鄉十四都

一百十三戶共買穀三千二百六十扛計九萬七千八百貫

吹臺鄉十五都

一百一十戶共買穀三千一百八十一扛計九萬五千四百三十貫

建牙鄉十九都

六十七戶共買穀二千二十四扛計六萬七百二十貫

孝義鄉二十都

七十九戶共買穀二千一百二十四扛
計六萬三千七百二十貫

孝義鄉二十一都

五十六戶共買穀一千六百三十六扛
計四萬九千八十貫

仙桂鄉三十二都

七十一戶共買穀二千二百三扛計六
萬六千九十貫

吹臺鄉十四都

一百十三戶共買穀三千二百六十扛
計九萬七千八百貫

吹臺鄉十五都

一百一十戶共買穀三千一百八十一
扛計九萬五千四百三十貫

建牙鄉十九都

六十七戶共買穀二千二十四扛計六
萬七百二十貫

孝義鄉二十都

七十九戶共買穀二千一百二十四扛
計六萬三千七百二十貫

孝義鄉二十一都

五十六戶共買穀一千六百三十六扛
計四萬九千八十貫

仙桂鄉三十二都

七十一戶共買穀二千二百三扛計六
萬六千九十貫

仙桂鄉三十三都

一百卅六戶共買穀三千三百四十四
扛計一十萬三百二十貫

賢宰鄉三十四都

九十戶共買穀三千一百二十五扛計
九萬三千七百五十貫

膺符鄉第六都

二十四戶共買穀六百三十五扛計一
萬九十五貫

膺符鄉第七都

四十五戶共買穀一千二百一十八扛
計三萬六千五百四十貫

德政鄉十二都

七十二戶共買穀二千二百七十六扛
計六萬八千二百八十貫

德政鄉十三都

一十九戶共買穀五百五十九扛計一
萬六千七百七十貫

吹臺鄉十六都

八十九戶共買穀二千九百三十扛計
八萬七千九百貫

建牙鄉十七都

一百一十九戶共買穀三千八百一十
七扛計一十一萬五百一十貫

建牙鄉十八都

一百二十四戶共買穀三千六百四十
扛計一十萬九千二百貫

孝義鄉二十二都

七十二戶共買穀二千二百三十二扛
計六萬六千九百六十貫

一共買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每一扛
穀計錢三十貫文共計錢二百九十四
萬三千七百五十貫文十分為率四
分出給度牒六分出給官告並折還

價錢下項

一百二十萬貫出給度牒一千二百道

一百七十四萬貫

迪功郎告一百道計一百萬貫

承節郎告七十四道計七十四萬貫

三千七百五十貫以人戶收藏白契特
與放限赴官團給將上項牙契錢折
還價錢如本戶無契與許親如有白
契之家通融

一將買到穀子指數支遣下項

收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
係買到穀子

支七萬四千三百七十五扛

三萬三千扛作米支遣諸軍官支等一
年月糧

四萬一千三百七十五扛候得價出糶

收錢簽辦支遣一年軍兵春冬衣賜二
教按教箭鑿料錢官吏請給雜支等

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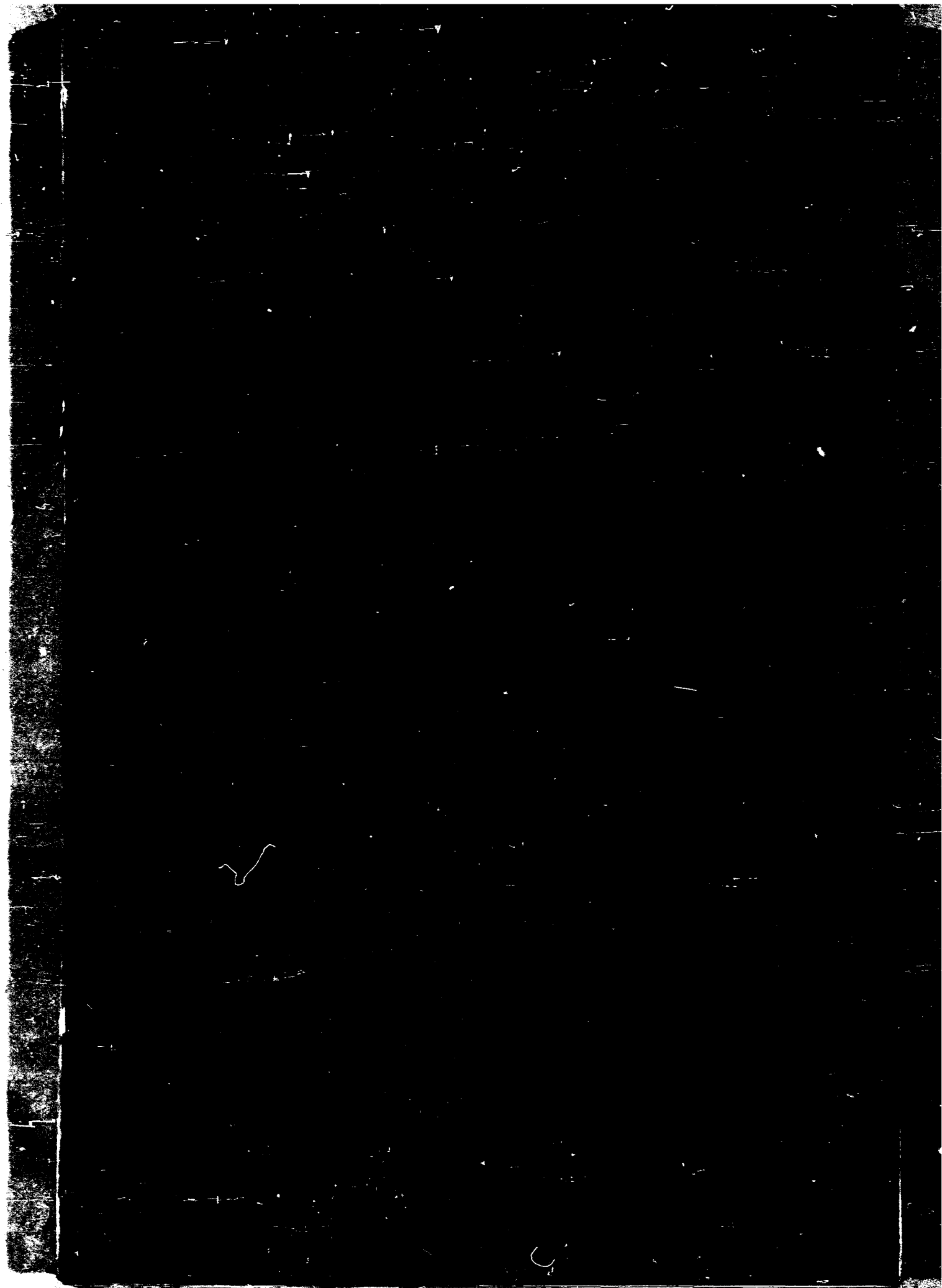
管二萬三千七百五十扛準備旱澇慮有
担穀分數不等補填支道

一買田支給軍兵及官吏等請給并雜支外
有諸軍差接送知通兵曹等官借請
及差防押網運投下月帳等文字無
虛日雖逐月尅還至還郊禮並借除
放會計一年不下 貫未有

捐準竊見日前官員就管下樂清地
名裡江築埕海塘已施工不及結裹
今將前項出剩所管錢或官司借撥
錢委有心力鄉豪專一措置築埕成

就仰此一項穀子補填前項借請候
築塔了畢所委人以二分酬勞或別
議推賞仍別請委官并置吏掌管催
租赴倉交納候得價出糶收錢支遣
上項賣田與官司人戶將本戶所管田地
除賣與官司外有餘產合納夏秋二
稅並特與永免四分優潤其餘四縣
有產業人戶合納二稅亦特與各永
免三分





水心先生别集十六卷

宋葉適撰

清抄本

四册

本部书完

书 号 7072

本片卷含